

貴福

著 理 樹 趙

版出店書華新東華



857.63
197-03

福
貴
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趙樹理著



3 0610 0716 1

目 錄

福 貴		一
地 板		一七
催 糧 差		二四
小 經 理		三五—四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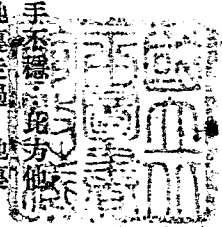
福 貴

福貴這個人，在村裏比狗屎還臭。村裏人說他第一個大毛病是手不穩，地方他走到誰院裏，院裏的人總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門才放心；他打誰地裏走過，地裏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頭堰邊放的烟袋衣服；誰家丟了東西，總要到他家裏閒轉一轉；誰家丟了牲口，總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……不過有些事大家又覺着非福貴不行：誰家死了人，要叫他去穿穿衣裳；死了小孩，也得叫他給送送；遇着埋殯死人，抬棺打墓也都離不了他。

說到莊稼活，福貴也是各路精通，一個人能抵一個半，只是沒人能用得住他——身上有兩毛錢就要去賭博，有時候誰家的地堰塌了大壑，任憑出雙工錢，也要請他去領幾天工——經他補過的壑，很不容易再塌了，可是就在用他的時候，也常常留心，怕他順便偷了什麼傢具。

後來因為他當了吹鼓手，他的老家長王老萬要活埋他，他就偷跑了，直到去年敵人投降以後，八路軍開到他村一個多月他才回來。

我們的區幹部初到他村裏，見他很窮，想叫他找一找窮根子，可是一打聽村裏



人，都一致說他是個招惹不得的壞傢伙，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難的正派人翻身以後，區幹部才慢慢打聽出他的詳細來歷。

一

福貴長到十二歲，他爹就死了，他娘是個把家成人的人，紡花織布來養活福貴。福貴是好孩子，精幹、漂亮，十二三歲就學得鋤苗，十六七歲做手頭活就能抵住一個大人，只是担挑上還差一點。就在這時候，他娘又給他訂了個九歲的媳婦。這閨女叫銀花，娘家也很窮，爹娘早就死了，哥嫂養活不了她，一訂好便送過來作童養媳。不過銀花進門以後却没有受折磨——福貴娘是個明白人，又沒有生過閨女，因此把媳婦當閨女看待。

村裏有自樂班，福貴也學會了唱戲——從小當小軍（跑龍套），長大了唱正生，唱得很好。銀花來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戲，看到福貴出來，別的孩子們就圍住她說：『銀花！看！你女婿出來了！』說得她怪不好意思，後來慣了，也就不說那個了。

銀花頭幾年看戲，只是小孩子看熱鬧；後來大了幾歲，慢慢看出點意思來——倒不是懂得戲，是看見自己的男人打扮起來比誰都漂亮——每逢廟裏唱自己村裏的自樂班，不論怎樣忙，總想去看，嫌怕娘說，只看到福貴下了台就回來了。有一

次福貴一直唱到末一場，她回來誤了做飯，娘罵了一頓，她背地裏只是笑。別人不留意，福貴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來，因此誤了飯也不怪她，只悄悄的笑著跟她說一句『不能早些回來。』

一一

福貴長到二十三，他娘得了病，吃上東西光吐。她自己也知道好不了，東屋嬌也說該早點準備，福貴也請萬應堂藥店的醫生給看過幾次，吃了幾付藥也不見效。

一天，福貴娘跟東屋嬌說：『我看我這病也算現成了。人常說「吃秋不吃夏，吃夏不吃秋」，如今是七月天，秋快吃得了，恐怕今年冬天就過不去。』東屋嬌截住她的話道：『嫂！不要胡思亂想吧！那個人吃了五穀能不生災？』福貴娘說：『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。死我倒不怕，活了五六十歲了還死不得啦？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：給福貴童養了個媳婦在半坡上滾着，不成一家人。這閨女也十五了，我想趁我還睜着眼給她上上頭，不論好壞也就算把我這點心盡到了。只是咱這小家人，少人沒手的，麻煩你到那時候給我招呼招呼！』東屋嬌滿口稱讚，又問了日期，答應給她儘量幫辦。

七月二十六是福貴與銀花結婚的日子，銀花娘家哥哥也來送女。銀花借東屋嬌家裏梳裝上轎，抬在村裏轉了一圈，又抬回本院，下了轎往西屋去。堂屋裏坐着送

一 一
女客，請老家長王老萬來陪。福貴娘嫌豆腐粉條不好，特別殺了一隻雞，做了個火鍋四碗。

不論好壞吧，事情總算辦過了。福貴和銀花是從小就混熟了的，兩個人很合得來，福貴娘覺着滿高興。

不過仍不出福貴娘所料，收過了秋，天氣一涼病就重起來——九月裏穿起棉襖，還是頂不住寒氣，肚子裏一吃東西就痛，一痛就吐，眼窩也成黑的了，額骨也露出來了。

東屋婦跟福貴說：『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，你也該準備一下了。』福貴也早看出來，就去尋王老萬。

王老萬說：『什麼都現成。』王老萬的『萬應堂』是藥舖帶雜貨，還存着幾口聽缺的楊木棺材。可是不論你用什麼，等到積成一個數目，就得給他寫文書。王老萬常教訓他自己的孩子說：『光生意一年能見幾個錢？全要靠放債，錢賺錢比人賺錢快得多。』

將就收罷秋，穰草還沒有鋤，福貴娘就死了。銀花是小孩子，沒有經過事，光會哭。福貴也才二十三歲，比銀花稍強一點，可是只顧央人抬棺木、請陰陽，顧不得照顧家裏。幸虧有個東屋婦，幫着銀花縫紉孝帽、掛掛白鞋、坐坐鍋、扞扞麵，才算把一場喪事忙亂過去。

連娶媳婦帶出喪，布匹雜貨錢短下王老萬十幾塊，連棺木一共算了三十塊錢，給王老萬寫了一張文書。

三

小家人一共四畝地，沒有別的指望，怕還不了老萬的錢，來年就給老萬住了半個長工。銀花從兩條小胳膊探不着紡花車時候就學紡花，如今雖然不過十六歲，却已學成了紡織好手。小兩口子每天早上起來，誰也不用催誰，就各幹各的去了。

老萬一共僱了四個種地夥計，老領工夥計說還數福貴，什麼活一說就通。老領工前十年年是好把式，如今老了，做起吃力活來抵不住福貴，不過人家可真是通家，福貴跟人家學了好多本領。

不幸因為上一年福貴辦了婚喪大事，把家裏的糧食用完了，這一年一上工就借糧，一直借到割麥。十月下工的時候，老萬按春天的糧價一算，工錢就完了，淨欠那三十塊錢的利錢十塊零八毛。三十塊錢的文書倒成四十塊，老萬念其一來是本來，二來是東家夥計，讓了八毛利。

福貴從此好像兩腿插進沙窩裏，越圪彈越深，第四年便滾到九十多塊錢本。十月裏算賬，連工錢帶自己四畝地餘下的糧食一同抵給老萬還不夠。

這年正月初十，銀花生了一個孩子。銀花娘家只有個嫂，正月天要在家招呼

客人，不能來，福貴只好在家給她熬米湯。

糧食已經給老萬頂了利，過了年就没吃的。銀花才生了孩子，一頓米湯只用来把米，福貴自己不能跟她吃一鍋飯，又不敢把熬米湯的升把米做稠飯吃，只好把銀花米湯鍋裏剩下的米渣子喝兩口算一頓。銀花見他兩天沒吃飯，只喝一點米渣子，心痛得很，拉住他的胳膊直哭。

四

十四那一天，自樂班要在廟裏唱戲，打發人來叫福貴。福貴這時候正餓得心慌，只好推辭道：『小孩子才三四天，家裏離不了人照應。』

白天對付過去了，晚上非他不行，打發人叫了幾次沒有叫來，叫別人頂他的角，台底下不要。有些人說：『本村唱個戲他就拿這麼大的架子！抬也得把他抬來！』

東屋嬸在廂房樓上聽見這話，連忙喊道：『你們都不知道！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大！人家裏沒吃的，三四天沒有吃飯，只喝人家媳婦點米渣渣，那能給咱們唱？』東屋嬸這麼一喊叫，台上台下都亂說：『他早不說？正月天誰還不能給他拿個饅？』東屋嬸說：『這孩子臉皮薄，該不是不想說那丟人話啦？我給人家送個饅人家還嫌不好意思啦！』老萬在社房裏說：『再去叫吧！跟他說明，來了叫他到飯棚底吃幾個油糕，社裏出錢！』

問題算是解決了，社裏也出幾個錢，唱戲的朋友們也給他送幾個饅頭，才供着他唱了這三天戲。

社裏還有個規矩：每年正月唱過戲，還給唱戲的人一些小費，不過也不多，一個人不過分上一兩毛錢，福貴是個大把式，分給他三毛。

那時候還是舊社會，正月天村裏斷不了賭博。十七這一天前晌，他才從廟裏分了三毛錢出來，一夥愛賭博的青年孩子們把他攔住，要跟他要錢。他心裏不淨，急着要回去招呼銀花，這些年輕人偏要留住他，有的說他撒不下老婆，有的說他捨不得三毛錢——話都說得不好聽：『三毛錢是你的命？』『不能給人家老婆攢體己？』說得他也不好意思走開，就跟大家跌起錢來。他是個巧人，忖得住手勁，當小孩子時候，到正月天也常跟別的孩子們耍，這幾年日子過得不趁心才不要了。他跟這些年輕人跌了一會，就把他們贏乾了。數了數贏夠一塊多錢。

五

回到家，銀花說：『老領工剛才來找你上工。他說正月十五也過了，今年春淺，掌櫃說叫早些上工啦！』福貴說：『住不住還不是白受啦！咱給人家住半個，一月賺人家一塊半；咱欠人家九十塊，人家一月賺咱三塊六，除給人家受了苦，見一月還得貼兩塊多。幾時能貼到頭？』銀花說：『不住不是貼得越多嗎？』福貴說：

『省下些工担担挑挑還能尋個活錢。』銀花說：『尋來活錢不還是給人家尋嗎？這日子真不能過了呀？』福貴說：『早就不能過了，你才知道？』

他想住也是不能過，不住也是不能過，一樣不能過，爲什麼一個活人叫他拴住？『且不給他住，先去糴二斗米再說！』主意一定，向銀花說明。背了個口袋便往集上去。

打村頭起一個光棍家門口過，聽見有人跌錢，拐進去一看，還是昨天那些青年人。有一人跑來攔住他道：『你這人賭博真不老實！昨天爲什麼贏了就走？真不算人！』福貴說：『你們輸乾了，叫我跟你賭嘴？』說着就回頭要走，這青年死不放，一手拉着他，一手拍着自己口袋裏的銅元道：『騙不了你！只要你有本事，還有你贏的！』

福貴走不了，就又跟他們跌了一會，也沒有什麼大輸贏。這時候，外邊來了個大光棍，擠到場上下了一塊現洋的注，小青年誰也不敢叫他這一注，慢慢都抽了腿，只剩下四五個人。福貴正預備抽身走，剛才拉他那個青年又在他背後道：『福貴！你只能捉弄我，碰上一個大把式就把你的戲煞了！』福貴最怕人說他做什麼不如人，啞着氣跌了一把，恰恰跌紅了，殺過一塊現洋來。那人又從大兜肚裏掏出兩塊來下在注上叫他復。他又不好意思說注太大，硬着頭皮復了一把，又殺了。那人起了火，又下了五塊，他戰戰兢兢又跌了一把，跌了兩個紅一個皮，碼錢又轉到別人

手裏。這時候，老領工又尋他上工，他說：『遲遲再說吧！我還不定住不住啦！』那個青年站在福貴背後向老領工道：『你不看這是什麼時候？贏一把抵住受幾個月，輸一把抵住幾幾個月，那裏還能看起那一月一塊半工錢來？』老領工沒有說什麼走了。

隔了不大一會，一個小孩從門外跑進來叫道：『快！老村長來抓賭來了！』一句話說得全場的人，不論賭的看的，五零四散跑了個光，趕老萬走到院裏，一個人也不見了。

晚上，福貴買米回來，老萬打發領工叫他到家，好好教訓了他一番，仍叫他給自己住，他說：『住也可以，只要能借一年糧。』老萬合算了一下：『四畝地打下的糧不夠給自己上利，再借下糧指什麼還？不合算，不如另僱個人。』這樣一算，便說：『那就算了，不過去年的利還短七塊，要不住就得拿出來！』福貴說：『四畝地乾脆繳給你吧！我種反正也打得不夠給你！』

就這麼簡單，遲了一兩天，老萬便叫夥計往這地裏担糞。

福貴這幾年才把地堰壘得齊齊整整的，如今給人家種上了，不看見不生氣，再也不顧到地裏去。可是地很近，一出門總要看見，因此常鑽在賭場不出來，賭不賭總要去散散心。這樣一來二去，賭場也離不了福貴——手不夠就要來叫他配。

六

福貴從此以後，在外多在家少，起先還只在村子裏混，後來別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，有時候走得遠了，三月兩月不回來。東屋嬌跟銀花說：『他再回來勸一勸他吧！人漂流的時候長了，就不能受苦了！』銀花有『同真來勸他』，他說：『受不受都一樣，反正是個光！』

他有了錢也常買些好東西給銀花跟孩子吃，輸了錢任憑餓幾天也不回來剝削銀花，他常說他幹的不是正事，不願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。銀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，見他回來常是順着他；也知道靠他養活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的兩隻手養活自己和小孩子。自己紡織沒錢買棉花，只好給別人做，賺個手工錢。

有一年冬天，銀花快要生第二個小孩，給人家紡織賺了一匹布。自己捨不得用，省下叫換米熬米湯，恰巧這時候福貴回來了。他在外邊輸了錢，把棉衣也輸了，十冬臘月穿件破衣衫，銀花實在過意不去，把布給他穿了。

臘月二十銀花又生了個孩子，還跟第一次一樣，家裏沒有一顆糧，自己沒米熬米湯，大孩子四歲了，一直叫肚餓，福貴也餓得肚裏呱呱叫。銀花說：『你拿上個升，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，就說我遲兩天給他紡花！』福貴去了，因為這幾年混得招牌不正，人家怕他是搗鬼，推說沒有碾出來。聽着西屋的媳婦哭，她婆婆搗起

簾低低叫道：『福貴！來！』福貴走到跟前，那老婆婆說：『有點小事叫你辦辦吧，可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？』福貴問他是什麼事，她才說是她的小孫女死了，叫福貴去送送。福貴可還沒有幹過這一手，猛一聽了覺着這老婆太欺負人，『這些事怎麼也敢叫我幹？』他想這麼頂回去，可是又沒說出口。那老婆見他遲疑就又追道：『去不去？去吧！這怕甚啦？不比你去借米強？』他又想倒也對：自己混得連一升米也不值了，還說什麼面子？他沒有答話，走進西屋裏，一會就挾了個破蓆片捲子出去了。他找着背道走，生怕碰上人，在村裏沒有極着誰，走出村來，偷偷往回看了一下，村邊有幾個人一邊望着他一邊咕咕呱呱談論着。他沒有看清楚是誰，也沒有聽清楚是說什麼，只聽着福貴長福貴短。這時候，他躲也沒處躲，蓆捲也沒處藏，半路又不能扔了，只有快快跑。

這次賺了二升米，可是自這次也做成了門市，誰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，青年們互相罵着玩，也好說：『你不行了，叫福貴挾出去吧！』

來年正月裏唱戲，人家也不要他了，都嫌跟他在一塊丟人，另換了個新把式。

七

人混得沒了臉，遇事也就不很講究了；秋頭夏季餓得沒了法，偷偷個南瓜找誰個蘿蔔，有人碰上了，罵幾句板着臉受，打幾下抱住頭挨，不管臉不臉，能吃上就

算。

有一年秋後，老萬的親家來了，說福貴偷了他村裏人的胡蘿蔔，罰了二十塊錢，扣在他村村公所。消息傳到銀花耳朵裏，銀花去求老萬說情。其實老萬的親家就是來打聽福貴家裏還有產業沒有，有就叫老萬給他答應住這筆賬，沒有就準備把他送到縣裏去。老萬覺着他的四畝地雖交給了自己，究竟還沒有倒成死契，况且還有兩座房，二十塊錢還不成問題，這閒事還可以管管，便對銀花說：『你同去吧！甲倒累甲，戶倒累戶，逢上這些子弟，有什麼辦法？』錢也答應住了，人也放同來了，四畝地和三間堂房，死契寫給了老萬。

寫過了契，老萬和本家一商量，要教訓這個敗家子。晚上王家戶下來了二十多個人，把福貴綁在門外的槐樹上，老萬發命令：『打！』水蘸麻繩打了福貴滿身紅龍。福貴像殺豬一樣乾叫喊，銀花跪在老萬面前死禱告。

福貴挨了這頓打，養了一月傷，把銀花半年來省下的二斗多米也吃完了。

八

傷養好了，銀花說：『以後不要到外邊跑吧！你看怕不怕？』他說：『不跑吃什麼！』銀花也想不出辦法，沒說的，只能流兩眼淚。

這年冬天他又回去了。這次不論比那一次也強，不上一個月工夫，回來衣裳也

換了，又給銀花送回五塊錢來。銀花問他怎樣弄來的，他說：『這你不用問！』銀花也就不問了，把這幾塊錢，買了些米，又給孩子換換季。

村裏的人見福貴的孩子換了新衣裳，又見銀花一向不到別人家裏支米，斷定福貴一定是做了大案。丟了銀錢的，失了牲口的，都猜疑是他。

來年正月，城裏一位大士紳出殯，給王老萬發了一張計開。老萬去城裏吊喪，聽吹鼓手們唱侍宴戲，聲音好像福貴。酒席快完，兩個吹鼓手來謝賓，老萬看見有一個是福貴，福貴也看見席上有老萬，趕緊把臉扭過一邊。

喪事完了，老萬和福貴各自回家。福貴除分了幾塊錢，並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壞事，老萬覺着這福貴却非除去不可。

這天晚上，老萬召集起王家戶下有點面子的人來道：『福貴這東西真是活夠了！竟敢在城裏當起吹鼓手來！叫人家外人知道了，咱王家戶下的人那還有臉見人呀？一墳一祖的，這堆狗屎塗到咱姓王的頭上，誰也洗不清！你們大家想想這這叫怎麼辦啦？』這地方人，最講究門第清，叫吹鼓手是『忘八』、『龜孫子』，因此一聽這句話，都起了火，有的喊『打死』，有的喊『活埋』。

人多了做事不密，東屋婦不知道怎麼打聽着了，悄悄告訴了銀花，銀花跟福貴一說，福貴連夜偷跑了。

自那次走後，七八年沒音信，銀花只守着兩個孩子過。大孩子十五了，給鄰家

放牛，別的孩子們常罵他是小忘八羔子。

福貴走後不到一年，日本人就把這地方佔了。有人勸銀花說：『不如再找個主心！盼福貴還有什麼盼頭？』銀花不肯。有人說：『世界上再沒有人了，你一定要守個忘八賊漢賭博光棍啦？』銀花說：『是你們不摸內情，俺那個漢不是壞人！』

區幹部打聽清楚福貴的來歷，便同村農會主席和他去談話。農會主席說：『老萬的賬已經算過了，凡是霸佔人家的東西都給人家退了，可是你也是個受剝削的，沒有翻了身。我們村幹部昨天跟區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，打算把咱村裏的廟產給你撥幾畝叫你種，你看好不好？』福貴跳起來道：『那些都是小事！我不要求別的，只要求跟我老萬家長對着大衆表訴表訴，出出這一肚子忘八氣！』區幹部和農會主席都答應了。

晚上，借冬學的時間，農會主席報告了開會的意義，有些古腦筋的人們很高興，不願意跟忘八在一個會上開會。福貴不管這些人願意不願意，就發起言來：

『衆位老爺們：我回來半個月了，很想找個人談談話，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這忘八氣——只要我跟那裏一站，別的人就都躲開了。對不住！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萬家長領領教，讀大家從旁聽一聽。不用怕！解放區早就沒有忘八制度了，咱這裏雖是新解放區，將來也一樣。老萬爺！我仍要叫你『爺』！逢着這種忘八子弟你就

得受點累！咱爺們這眼很清楚；我欠你的是三十塊錢，兩石多穀；我給你的，是三間房、四畝地、還給你住過五年長工。不過你不要怕！我不是跟你算這個！我是想叫你說說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壞人？」

老萬悶了一會，看看大家，又看看福貴道：「這都是氣話，你跟我有什麼过不去可以直說！我從前剝削過人家的都包賠過了，只剩你這二戶了，還不能清理清理？你不要看我沒地了，大家還給我留着個舖子啦！」

福貴道：「老家長！我不是說氣話！我不要你包賠我什麼，只要你說說我是什麼人！你不說我自己說：我從小不能算壞孩子！一直長到二十八歲，沒有幹過一點胡事！」許多老人們都說：「對！實話！」福貴接着說：「後來壞了！賭博、偷人、當忘八……什麼丟人事我都幹！我知道我的錯，這不是什麼光榮事！我已經在別處反省過了。可是照你當日說的那種好人我實在不能當！照你給我作的計劃：每年給你住上半個長工，再種上我的四畝地，到年頭算賬，把我的工錢和地裏打的糧食都給你頂了利，叫我的老婆孩子餓肚。一年又一年，到死為止。你想想我為什麼要當這樣好人啦？我賭博是因為餓肚，我做賊也是因為餓肚，我當忘八還是因為餓肚！我餓肚是因為什麼啦？因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，十來塊錢雜貨，怕還不了你，給你住了五年長工，沒有抵得了這筆賬，結果把四畝地繳給你，我才餓起肚來！我從二十九歲壞起，壞了六年，挨的打，受的氣，流的淚，餓的肚，誰數得清呀？直

地 板 (註)

王家莊辦理減租。有一天解決地主王老四和佃戶們的租佃關係，按法令訂過租約後，農會主席問王老四還有什麼意見沒有，王老四說：『那是法令，我還有什麼意見？』村長和他說：『法令是按情理規定的。咱們不只要執行法令，還要打通思想！』王老四嘆了口氣說：『老實說：思想我是打不通的！我的租是拿地板換的，爲什麼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？我應該照顧佃戶，佃戶爲什麼不應該照顧我？我三大家人就是指那一點租來過活，大前年遭了旱災，地租沒有收一顆，把幾顆餘糧用了個光，弄得我一年顧不住一年，有誰來照顧我？爲什麼光該我照顧人？』農會主席給他解釋了一會，區幹部也給他解釋了一會，都說糧食是勞力換的，不是地板換的。解釋過後，問他想通了沒有，他說：『按法令減租，我沒有什麼話說；要我說理，我是不贊成你們說那理的。他拿勞力換，叫他把我的地板繳回來，他們到空中生產去！你們是提倡思想自由的，我這麼想是我的自由，一千年也不能跟你們的思想打通！』

小學教員王老三站起來面對着王老四講道：——

老四！再不要提地板！不提地板不生氣！

你知道！我常家窰那地板都怎麼樣？從頂到凹，都是紅土夾沙地。論畝數，老契上雖寫的是荒山一處，可是聽上世人說，自從租給人家老常他爺爺，十年來就開出三十多畝好地來；後來老王老孫來了，一個村上安起三家人來，到老常這一輩三家種的地合起來已經够一頃了。論打糧食，不知道他們共能打多少，光給我出租，每年就是六十石。如今啦，不說六十石，誰可給我六升呢？

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姬鎮魁的土匪部隊擾亂，又遭了大旱災，二伏都過了，天不下雨滿地紅。你知道吧！咱村二百多家人，死的死了，跑的跑了，七零八落丟下了三四十家。就在這時候，老常來找我借糧，說老王和老孫都餓得沒了辦法，領着家裏人逃荒走了。後來老常餓死，他老婆領着孩子回了林縣，這莊上就沒有人了。——我想起來也很後悔，可該借給人家一點糧。

那年九月間，八路軍來打鬼子的碉堡，咱不是還逃到常家窰嗎？你可見來；前半年雖沒有種上莊稼，後半年下了連陰雨，蒿可長得不低，那一塊地也能藏住人。莊上的房子沒人住了，牽牛花穿過窗裏去，樑上有了碗口大的馬蜂窩。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，呼嚕呼嚕睡下一地，我可一夜也沒有睡着。你想：我在咱本村裏，就只有南牆外的三畝菜地，那中啥用？每年的吃穿花銷，還都不是憑這常家窰的頃把地嗎？眼見常家窰的地裏，沒有糧食光有蒿，我的心就涼了半截。

這年秋天，自然是一顆租子也沒有人給。咱們這些家，是大手大腳過慣了的，『鐘在寺院音在外』，撐起棚子來落不下；冬天出嫁閨女、同禮物、陪嫁妝、請親戚、女婿認親、餽九，那一次也不願丟了人，抬腳動手都要化錢。幾年來兵荒馬亂，鬼子也要，姬鎮魁也搶，你能有幾顆餘糧？自己吃的是它，辦事花的也是它，不幾天差不多糟蹋光了。銀錢是硬頭貨，虛棚子能撐幾天？穀囤子麥囤子，一個一個都見了底，我有點胆寒，沒等過了年就把打雜的、做飯的，一齊都打發了。

七歲的孩子能吃不能幹，你三嫂活了三四十歲也是個坐在炕上等飯的，我更出出門離馬不行的人。這慶三個人來過日子，不說生產，生的也做不成熟的。你三嫂做飯掃地就累壞了她，我餵餵馬打個油買個菜也顧住了我，兩個人一後晌餓不了兩個乾草，碾磨上還得僱零工。

過了年，接女婿住過了正月十五，囤底上的幾顆糧食眼看掃不住了，我跟你三嫂着實發了愁。依我說就搬到常家窰去種我那地，你三嫂不願意。她說三口人孤伶伶地去那裏不放心。後來正月快過完了，別人都在地裏送糞，我跟你三嫂說：『要不咱就把咱那三畝菜地也種成莊稼吧？村邊的好地，收成好一點，儉省一點，三畝地也差不多夠咱這三口人吃。』她也同意。第二天，我去地裏看了一下，辣子茄子秧都還在地裏直撇撇長着，我打算收拾一下就往地裏送糞。

老弟！我把這事情小看了，誰知道種地真不是件簡單的事！不信你試試！光幾

哇，茄子稈就誤了一前晌：用鐮刨，刨不下來，用斧砍，你從西邊砍，它往東歪，用鐮刨，一來根太深，二來枝枝礙事，刨不到根上。回家跑了三趟，拿了三件傢具都不合適，後來想了個辦法：用鐮先把一邊刨空了，搬倒，用腳踩住再用斧割。弄了半晌還沒有弄夠一畦。鄰家小剛，挑着籬頭從地裏回來，看見我兩隻手拎着斧割茄根，笑得合不住口，羞得我敢抬頭。他笑完了，告我說不用那樣弄，說着他就放下籬頭拿起鐮來刨給我看。奇怪！茄稈上的枝枝偏不礙他的事！那一枝碰鐮把，就把那一枝碰掉了。他給我做了個樣子就刨了一畦，跟我半晌做的一般多。他放下鐮担起籬頭來走了，我就照着他的樣子刨。也行！也刨得起來了，只是人家一鐮兩鐮就刨一棵，我五鐮六鐮也刨不下一棵來。刨了幾棵，兩手上磨起兩溜泡來；咬着牙刨到晌午才算刨完。吃了飯，胳膊腿一齊疼，直直睡了一後晌。

第二天準備送糞。我胳膊疼得不想去插（插是往馱子裏裝的意思。因為用鐮插進糞裏，才能把糞取起來，所以叫『插』），叫你三嫂去。這一下把她難住了。她給她娘守服，穿着白鞋。老弟！我說你可不要笑，你三嫂穿鞋，從新穿到破，底稜上也不准有一點黑，她怎麼願意去插糞呢？可是糞總得用人插，她也沒理由推辭，只好拿着鐮畝走進馬圈裏。她走得很慢，看準一個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，小心謹慎照顧她那一對白鞋，我在她背後看着也沒有敢笑。往年往菜地裏上的糞，都是打雞的從馬圈裏倒出來，搗碎了的；這一年把打雞的打發了，自然沒人給搗。他拿着一

張敏，立插插不下去，平插就從上面滑過去了，反過敏來往回刮也刮不住多少，却不幸把她一對白鞋也埋住了。老弟！你不要笑！你猜她怎麼樣？她把敏一扔，三脚兩步跑出馬圈來，又是頓，又是蹴，又是用手絹擦，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來。我越笑，她越氣，擦了半天仍然有許多黃麻子點；看看手，已經磨起了一個泡來，氣得她鼓噥着嘴跑回去了。得罪了老婆，自然還得自己幹。不過我也不比人家強多少，平插立插也都是一樣插不上，後來用上氣力儘在堆上撞，才撞起來些大片子。因為怕弄碎了不好插，就一片一片裝進馱子裏去。決沒有想起來這一下白搭了：備起馬來沒人抬——老婆才生了氣，自然叫不出來，叫出來也沒有用；鄰居們也都不在家，乾看沒辦法。後來在門口又等到小剛担糞回來，他抬得起我抬不起，還是不算話。兩個人想了一會，他有了主意，把糞又倒出半馱，等抬上以後他又一畝一畝替填滿，這才算送出第一馱糞。這一下我又學了一樣本領，第二馱我就不把馱子拿下來，只把馬拴住往上插。地不夠一百步遠，一晌只能送三馱，因為插起來費事。

老弟！這麼細細給你說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，還是粗枝大葉告訴你吧！糞送到地了。也下了雨，自己不會犁種，用個馬工換了兩個人工才算把穀種上。

村裏牲口都叫敵人趕完了，全村連我的馬才只有三個牲口。八路軍來了，人家都組織起互助組，沒牲口的都是人拉犁。也有人勸我加入互助組，我說我不會做活

人家說：『你不能多做少做一點，只要把牲口組織起來就行。』那時候我的腦筋不開，我怕把牲口組織進去給大家支差，就問人家能不參加不能。人家說是自願的才行，我說：『那啦我不自願。』隔了不幾天，人也沒吃的了，馬也沒有一顆料，瘦乾了，就乾脆賣了馬養起人來了。

穀苗出得很不賴，可惜鋤不出來。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鋤，好像儘管鋤也只是那麼一大片，在北頭鋤了這院子大一片，南頭的草長起來就找不見苗了。四面地鄰也都種的是穀，這一年是豐收年，人家四面的穀都長夠一人高，我那三畝地夾在中間，好像個長方池子。到了秋收時候，北頭鋤出來那一小片，比起四鄰的自然不如，不過長的還像個穀，穗秀得也不大不小，可惜片子太小了。南頭太不像話，最高的一層是蒿，第二層是沙蓬，靠地的一層是抓地草。在這些草裏也能尋着一些穀，秀了穗的，大的像豬尾巴，小的像紙烟頭，高的掛在蒿稈上，低的鑽進沙蓬裏；沒秀穗的，跟抓地草秀成一片，活着的像馬鬃，死了的像魚刺，三畝地打了五斗。老弟！光我那一圈馬糞也不止賣五斗穀吧？我跟你三嫂連馬工貼上，一年才落下這點收成，要不連這五斗穀也打不上。這一年，人家都是豐年，我是歉年，收着秋就沒有吃的了。

村裏人都打下兩顆糧食了，就想叫小孩子們識幾個字，叫幹部來跟我商量撥工——他們給我種那三畝地，我給他們教孩子。我自然很願意，可惜馬上就沒有吃的

。村裏人倒很大方，願意管我飯，又願意給你三嫂借一部份糧，來年給我種地還不用我管飯。這一下把我的困難全部解決了，我自然很高興，馬上就開了學。

這是前年冬天的事。去年就這樣撥了一年工，還是那三畝地，還種的是穀，到秋天打了八石五。老弟！你看看人家這本領大不大？我雖是四十多的人了，這本領我非學不可！今年村裏給學校撥了二畝公地，叫學生們每天練習一會生產啦！我也參加到學生組裏，跟小孩們學習學習。我覺得這才是走遍天下餓不死的真正本領啦！老弟，在以前我也跟你想的一樣，覺着我這轎上來馬上去，遇事都要要個排場，都是憑地板啦，現在才知道是憑人家老常老王老孫啦！唉，真不該叫把人家老常餓死了來！我看我常家窖那頃把地不說了，地廣人稀，雖然有些新來的沒地戶，可是汽車路兩旁的好地還長着蒿啦，誰還去種山地？再遲二年，地邊一場，還不是又變成『荒山一處』了嗎！

老弟！再不要跟人家說地板能換糧食。地板什麼也不能換，我那三畝菜地，地板不比你的賴，勞力不行了，打的還不夠養錢。常家窖那頃把紅土夾沙地，地板也不賴，沒有人只能長蒿，想當柴燒還得親自去割，僱人割回來，不比買柴便宜。老弟！人家農會主席跟區上的同志說得一點也不差，糧食確確實實是勞力換的，不信你今年自己種上二畝去試試！

（註）『地板』是『田地』的意思。

催糧差

抗戰以前，還沒有咱們解放區這統一累進稅制度，徵收田賦，還是用前清的糧銀制，俗語叫『完糧』，也叫『點糧』。每年兩次，夏秋各一半。

每季開了徵以後不幾天，縣政府就把未來完糧的戶口，隨便挑一些，寫成一張單子，並且出一張拘人的票，把單子黏在後邊，派個差人出去走一趟，俗話叫催糧。要從票上看起來，有些很厲害的話，什麼『……拖延不繳，殊屬玩忽，着卽扣究……』好像是犯了什麼了不起的大罪，不過除了一年只進兩回城的鄉下老土，誰也知道這不過是個樣子，有勢頭的先生們根本不理。夫村夫鎮的人們要是沒有多走過衙門的，面生一點也不過管一頓飯或者送一頓飯錢，只有荒僻山莊，才能有一點油水。可是這種名單上寫的都是前幾輩子的死人名字，又查不出有沒有山莊上的戶口（在縣政府糧冊上改個名字，要寫權收帖子，還要花些小費，因此除了買賣田地外，上世人死了也不去改名字）。

縣政府的司法警察，不歡迎這催糧的差使，因為比起人命、盜竊、烟賭……等刑事案件來，弄錢又不多，跑路又太多。別的票子發下來，你爭我奪搶不到手，這

催糧票子發下來，寫到誰名下誰也描不出。

崔九孩當了一輩差（司法警察），在那年雖是五十多了，可還能說能跑。有一次南鄉的催糧差使派到他頭上，他不想去——雖然能說能跑，可總得有點油水跑得才有勁——差使多了跑不過來，本來可以臨時僱人，他雖不是跑不過來，可是不想去！好在有這僱人的例子，就僱個人吧！

他僱了煎餅舖裏一個夥計。這人是從鎮上來的，才到城裏沒有幾天，雖說沒有催過糧，可是見過別的差人到他家去催糧。他覺着這事也沒有什麼不好辦——按單找戶口、吃飯、要盤費，這有什麼難辦？他答應了，九孩就把票子、鐵繩、鎖子和自己的藤條手杖都交給他。

走路比賣煎餅還輕快，不慌不忙走了十五里，取出票來看看，村子裏有一戶叫張天錫。

進了村，到村公所一打听，村警說：『催糧啦？張天錫是張局長的老爺爺，早就不在家了。』他又問村警說：『他住在那一院？』村警說：『在南頭槐樹底那黑漆大門裏。去不去吧。……』

聽這口氣，好像說『去也扯淡』。他又問：『他家沒有人？』村警說：『二先生在家啦！』他聽說有人，也就不再往下問。他想：不管幾先生吧，票上有他的名字，他還能叫我空着走？主意一定，出了村公所，往二先生家裏來。

到子村南頭，找着槐樹，又找着黑漆大門，一進去就有一個大白花狗叫起來。有個人正担着水在院裏澆花，見他進去，便擋住狗問他是那裏來的。他說從城裏來。那人又問：『送信嗎？』他說：『不是！有個事啦！』

二先生在家裏聽見了，隔着窗問：『什麼事？』說着就到門邊，揭開竹簾用手一點說：『過來，我問問你！』他便走到門邊，二先生問：『說吧！什麼事？是不是財政局打發你來的？』他說：『不是，我是催糧的！』二先生問：『催糧的？給我捎着信啦？』他說：『沒有！』二先生說：『那你來做什麼？』他說：『票上有你的名字。』二先生看了看他，又問：『你是新來的吧？』他說：『是！』二先生搖了一下頭，似乎笑了一笑說：『去吧！我已經打發人點糧去了！』

他覺得奇怪了。他想：這先生怎麼這樣不講面子？不給錢也不管頓飯？不管飯吧連屋子裏也不叫進去坐坐？他還沒有想完，二先生追他道：『走吧！』說了就放下簾子把頭縮回去。他生了氣，就向着門裏喊道：『這是拘票啊！』二先生也生了氣，隔着門嘆氣道：『那有這麼不通竅的差人來！』又揭開簾道：『你叫什麼名？』他更氣極了：『我拿着票找你找錯了？』澆花那個人也趕上階台，推了他一把道：『你這人真不識高低！跟二先生說話還敢那麼喊叫？』白花狗也夾攙在中間叫起來。

二先生這會可真生了氣：『我沒有見過票：拿出來我看！』他在這種局面下，

一時拿不定主意，也不知是拿票好還是不拿好。澆花的勸他趕緊走開算了，可是二先生認真要他取出票來，他也只好取出來。

二先生不是沒見過票，他是要看看這差人叫什麼名字。二先生一看見崔九孩這個名字便問道：『你就是崔九孩？』他拿着票，也只好頂住這個名，便答應道：『是！』才說出個『是』字來就挨了二先生一耳光。二先生說：『回去吧！叫崔九孩親自來拿票來！』

看樣子是不便再商量了，只好返回城裏去。來回跑了三十里，吃了一個耳光，滿肚冤枉向崔九孩去訴苦。崔九孩問明了原因，便嘆氣道：『誰叫到你那裏去？算了算了！這是我的路途債，非自己去跑一趟不行！你挨了打還不算到底，我還得給人家說好話賠情去，要不，連票也拿不出來了！』

他滿以為回來見了崔九孩可以給自己拿個主意，誰知崔九孩也這麼稀鬆？他便問道：『這家有多大勢頭？』崔九孩道：『勢頭也不大，只是咱惹不起；他哥哥就是現在咱縣財政局的張局長，咱得伺候人家；他從前不記得在那縣當過秘書，這幾年在地方法官上當士紳，給別人包攬官司，常到城裏來，來了住在財政局，咱還不是伺候人家？算了！你回去歇歇吧！還是得我去！』他聽了這番話，也只好忍氣回去賣他的煎餅，把鐵錘、鎖子、手杖等原物交還。崔九孩吃了午飯，仍然取上他出門的那一套便來找二先生賠情要票。

二先生家是他常去的——送信、捎東西，雖不是法警份內的事情，可是局長說出來就得去——路是熟的，不用打聽，一直跑到二先生院子裏。

爬到玻璃窗子上一看，二先生跟他老婆躺在烟燈旁邊搖扇子。他嘻皮笑臉揭開簾子道：『二爺！我來跟你老人家賠情來了！』說了就嘻嘻笑着，走進來蹲到窗下了！二先生看見是他，冷冷道：『九孩！我當你的腿折了！』九孩道：『可不敢叫折了！折了還怎麼給你老人家賠情來啦！嘻嘻……』二先生老婆也蹙不住笑了，只有二先生沒有笑。二先生似乎要說什麼，可是沒有開口，先提起磁壺倒了半杯冷茶喝了。

『二爺，我給你沖去！』崔九孩一躬身站起來，提起磁壺到廚房沖了壺茶。

當他沖茶回來，看見二先生跟他老婆都笑着，他覺着事情已經解決了。他知道二先生也不把這事情當成一回事跟自己生氣，只要一高興就不跟他們這些人計較了。他恭恭敬敬給二先生夫婦一人倒了一杯茶，然後仍蹲到自己的原地方看風色。

二先生老婆笑着說：『老九孩！你怎麼弄了那麼個替死鬼？差一點把你二爺拴上走！』

九孩說：『不用說他了？太太！都只怨我！我不該偷懶！二爺知道，催糧是苦差！我老了，不想多跑，才僱了那麼一個人。』

二先生也開了口：『僱人也看是什麼人啦！像那樣一個土包子，一點禮體也沒

有，要對上個外面來的客人，那像個什麼樣子？」崔九孩自然是一溜「是」字答應下去。答應完了，又道：「二爺！不要計較他！都是我的過！你罵我兩句好了！」他停了一下，見二先生沒有說什麼，就請求道：「我走吧二爺？」二先生道：「走吧！票在桌上那書夾子裏！」

他從書夾子裏翻出票來看一看問道：「二爺！這村裏還有一戶叫孫二則的住在哪裏？」二先生道：「那是個種山地的，住在紅沙嶺！你到外邊打聽路吧！那可能給你趕個盤費！你們這些人還不是一進了山，就爲了王了？」九孩笑道：「對對對！二爺是明白人！」二爺！再把你老人家的烟灰給我尋些喝吧？」二爺說：「遲早要不夠！」說着拆開個大紙包給他抓了一把。

崔九孩辭了二先生，在村裏問過了通紅沙嶺的路，喝一點烟灰，便望着紅沙嶺走。快到上山的地方，他拿出一副紅玻璃眼鏡戴上。這眼鏡戴上不如不戴，玻璃也不平，顏色又紅得刺眼，直直一棵樹能看成一條曲曲彎彎的紅蛇，齊齊一座房能看成一堵高高低低的紅牆，他到六村鎮不敢戴，戴上怕人家笑話；一進了山一定要戴，戴上了能嚇住人。一根藤手杖，再配上這副眼鏡，他覺着夠味了。五六里山路他一點也不覺着累——一來喝上了大烟灰，二來有錢可取——越走越有勁，太陽不落就趕到紅沙嶺。

紅沙嶺這個山莊，只有七家人——三家姓孫的，四家姓劉的，都是前兩輩子從

河南來的開荒地的。老鄉長六十多了，姓劉，諱過『百家姓』和『四言雜字』，其餘的人除了寫文書時候畫個十字，就再不動筆。

他一到莊上，有三隻狗一齊向他撲來，他用一條手杖四面招架，差一點吃了虧。孩子們出來給他擋住狗，他便問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道：『鄉長住在那裏？』女孩說：『在這裏，我領你去！』他就跟着這女孩找着了鄉長。

他問：『你就是鄉長？』劉老漢點點頭，問他是從那裏來的。

他說：『從城裏來的。你這莊上有個孫二則？』

『早就去世了！』

『他沒有後代？』

『有！有個孫孫名叫甲午。』

『在那裏住？』

『上地了！』又向那個小女道：『黑女！去叫你爹！』黑女答應了一聲跑出去。

劉老漢把崔九孩讓到家裏喝水，問是什麼事。九孩喝了一碗水，冷冷答道：『有點閒事！』劉老漢也無法再問，崔九孩也攪住氣不說，只是吸煙喝水。

一會，黑女跑來，領着一個人，赤着脊背，肩上背着件破小布衫，手裏提着一頂草帽，一進門就問劉老漢道：『大伯！有人找我？』

九孩問劉老漢道：『這就是孫甲午？』

劉老漢答道：『就是！』

九孩再不往下問，掏出小鐵繩來，套在甲午的脖子上，用小銅鎖嘴的一聲鎖住。甲午和劉老漢都吃了一驚。黑女看了幾眼，雖說不認得是什麼事，可也覺着不對，扭頭跑了。

劉老漢問道：『老頭！究竟是什麼事？』

九孩道：『不忙！有票！』說着用腳蹀住鐵繩頭，掏出票來，花啦花啦唸道：『查本年度下忙糧銀業已開徵多日，仍有單列各戶，遷延不繳，殊屬頑忽之至，着即拘案訊究，以儆儆尤，切切此票。』又從單上指出孫二則的名字道：『這是你爺的名字吧？』甲午不識字，劉老漢看了半天道：『是倒是！……』

才唸了票，甲午老婆和黑女都哭着跑來。甲午老婆看了看甲午，向劉老漢哭道：『大伯！這這叫怎麼過呀！黑女她爹闖下什麼禍了？』劉老漢道：『沒有什麼禍，糧繳得遲了。』甲午老婆也不懂糧繳得遲了犯什麼罪，只歪着頭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銅鎖。

九孩把票摺好包起來，就牽住鐵繩向劉老漢道：『老鄉長，你在吧！我把他帶走了！』又把繩一拉向甲午道：『走吧！』說着就向門外走。

甲午老婆和黑女都急了，哇一聲一齊哭出來。

劉老漢總還算有點經驗，便搶了幾步到門外攔住道：『老頭不要急，天也黑了，就住這裏吧！人我保住，要說到點什麼小意思啦，也不要緊，總要打發你喜喜歡歡的起身啦！』又向甲午老婆道：『不要哭了，回家給人家老頭做些飯！』九孩道：『倒不是說那個！今年不比往年，糧太緊！』雖是這麼說，却又返回坐下了，甲午老婆見暫且不住了，就向劉老漢道：『大伯！這事可全憑你啦呀！我回去做飯去。』說了就拉着黑女回去了。

劉老漢又向九孩道：『老頭！我保住，你暫且把他放開吧？他是一手人，借個錢跑個路都得他親自去。』

九孩見這老漢還能說幾句，要是叫他保住，他隨便給弄個塊二八毛錢，又把原人弄個不見面，難道真能把他這保人帶走？他想這人放不得，便道：『人是不能放呀！住一夜倒可以。』劉老漢道：『不放也不要緊。你也累了，到炕上來隨便歇歇，咱們慢慢商量！』九孩便把甲午拴到桌腿上，躺到炕上去休息。劉老漢見他躺下了便問他道：『你且躺一下，我給你看飯去！』

劉老漢到了甲午家，天也黑了，莊上人都都回來了，都擠在甲午家裏話弄這件事。劉老漢一進去，大家都圍着來問情形。

劉老漢說：『不怕，他不過想吃幾個錢！祭送祭送（鄉下人迷信鬼神，得了病送鬼叫「祭」送）就沒事了。』甲午老婆問：『不知道得幾個錢？』劉老漢道：『

要在村裏給一頓飯錢就能打發走；到咱們這山莊上還不是盡力撐啦嗎？你們不要多到他跟前哭鬧，只要三兩個人來回跑跑路，裏外商量商量，要叫他看見咱不十分着急，才能省幾個錢。』大家又選了兩個會說話的人跟劉老漢一同去，都說：『大伯的見識高，這會全憑你啦！』

飯成了，做了一大鍋，準備請大家都吃一些，可是有好多人不吃，鄰說：『小家人吃不住這樣破費。』

九孩吃過飯，劉老漢他們背地咬着甲午的耳朵給他出了些主意。又問了他一個數目，有個青年去借了一塊現洋遞給劉老漢。劉老漢拿着錢向九孩道：『本來想給老頭多借幾個盤費，不過甲午這小家人，手頭實在不寬裕，送老頭這一塊茶錢吧！』

一塊錢那時候可以買二斗米，數目也不算小，可是住衙門的這些人，到了山莊上，就看不起這個來了，他說：『小家人叫他省個錢吧！不用！我也不在乎這塊二八毛。帶他到縣裏也沒有多大要緊，不過多住幾天。』

莊稼人最怕叫他在忙時候誤幾天工，不說甲午，別人也替他着急了。那個青年又跟甲午咬着耳朵說了一會話，又去借了兩塊錢，九孩還不願意。一直熬到半夜多，錢已經借來五塊了，九孩仍不接，甲午看見五塊錢擺在桌上，有點眼紅了，便說：『大伯！你們大家也不要作難了，借人家那麼些錢我指什麼還人家啦？我的事還

是只苦我吧！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。把錢都還了人家吧！明天我去就算了！」

九孩接着道：『對！人家甲午有種，不怕事！你們大家管人家做甚？』說了又躺下自言自語道：『怕你小夥子硬笨啦？罪也是難受着啦！一進去還不是先挨一頓板子？』

甲午道：『那有什麼法？沒錢還不是由人家擺弄啦？』

劉老漢也趁勢推道：『實在不行也只好有你們的事在！』把桌子上的五塊錢一收拾，捏在自己手裏向那個借錢的青年一伸。青年伸手去接，劉老漢可沒有立刻遞給他，順便扭頭輕輕問九孩道：『老頭！真不行嗎？』

九孩看見再要不答應，五塊現銀洋嚙哪一聲就掉在那個青年手裏跑了，就趕緊改口道：『要不是看你老鄉長面上的話，可真是不行！』劉老漢見他改了口，又把錢轉遞到他手裏道：『要你被屈！』他接住錢又笑回道：『這我可愛賄了！』

九孩把手往衣袋裏一塞，裝過了大洋，掏出鑰匙來，開了鎖，解了鐵繩，把甲午放出。

第二天早上，還照樣是個晴天，崔九孩又到別處催糧，孫甲午到集上去糶米。

小經理

小經理叫三喜，是村裏合作社的經理。說他『小』，有三個原因：第一是他的年紀小，才二十三歲；第二是小村子的小合作社，只有一個經理和一個掌櫃；第三是掌櫃王忠臨不起他——有人找掌櫃談什麼生意裏邊的問題，掌櫃常好說：『不很清楚就回來問一問俺那小經理。』說了就吐一吐舌頭做個鬼臉。

這三喜從小就是個伶俐孩子，愛做個巧活：過年過節，搭個彩棚，糊個花燈，比別人玩得高；說個話，編個歌，都是出口成章，非常得勁；什麼活一看就懂，木匠、石匠、鐵匠缺了人他都能配手：村裏人都說他是『百家子弟』。因為家窮，從小沒有唸過書，不識字，長大了不甘心，逢人便好問個字，也認了好多。不過字太多了，學起來跟學別的不一樣，他東問西問，數起數來也認了好幾百，可是一翻開書，自己認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，一張上碰不到幾個；這是他最不满意的一件事。

三喜入共產黨，只比他當經理早三天。這村是個自然村，只有四個黨員，算是一小組，附在行政村的村支部。八月間，村裏開鬥爭會，鬥爭合作社的舊經理張太，三喜出力不小，支部就把他收為黨員。

原來這張太是個放高利貸起家的，抗戰以前在村裏開了個小雜貨舖。說『雜貨舖』只是個名，常是要啥沒啥。賣的東西比集市上貴一半，沒人買。張太根本不憑賣貨賺錢，就憑的是放債。村裏的窮人們，一到秋夏季和年關，都得到他舖裏去送利，窮人們談起家常話來，都說：『窮就窮到那小舖子裏，把咱們的家當慢慢都給人家送進去了。』一到抗戰時期，張太看見風頭不對，把門一關，光收不放，幾個月工夫就把收得勁的債都收回去。一九四二年實行減租減息，張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起來的賬尾巴，送了個空頭人情，說『本利全讓』，有些人還以為人家很開明，叫人家當本村合作社經理。人家當了經理以後，光人家一家的股本比一村人的股還多，生意好像又成了人家的，人家揀賺錢的買賣幹，村裏人仍是要啥沒啥。村裏人對這事不滿意了好幾年，直到去年八月才又翻起來。翻起這事來以後，三喜連覺也睡不着，又是找幹部，又是找羣衆；發動東家，發動西家；搜材料，找證據，講道理，喊口號；天天有他，場場有他。趕門倒了張太，共產黨的小組長把三喜的積極活動情形報告了支部，支部就派這小組長去和他談入黨的話。這小組長才跟他一談，他說：『不是早就入了嗎？』小組長還只當是別人已經介紹了他，就問他『是誰跟你談的？』他說：『我不是已經鬥過張太了嗎？』小組長說：『鬥張太怎麼就算入了黨？』他說：『搞翻身不是共產黨的主張嗎？照着共產黨的主張做事，怎麼還不算共產黨？』小組長聽他這麼一說，知道他了解錯了，才給他解釋怎樣才能算

入黨。解釋完了問他入不入，他說：『入不入，鬥爭了這麼一回，連個共產黨員也不算還行呀？』

『衆人是聖人』，三喜自參加了這次鬥爭，共產黨看起他來了，羣衆也看起他來了。張太一倒，合作社就得補選經理。頭一天晚上提起選經理這事，每個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，第二天一開會，還沒有討論，就跟決定了一樣。三喜一看這風色，一顆頭好像漲得有柳斗大，擺着兩隻手說：『不行。』可是也抵抗不住大家的『擁護』。他說：『我不識字。』大家說：『都不識字。』他說：『我兩口人過個日子，實在沒工夫。』大家說：『大家幫你生產。』他再沒有說的。

說『不識字』，說『沒工夫』，都只是表面上一個說法，實際上是他怕使用不了王忠這個掌櫃。王忠這個人跟張太是一夥，伺候了張太半輩子（從張太開放債舖到後來當合作社經理，都是王忠當掌櫃），村裏人說張太是嚴嵩王忠是趙文華。這次鬥張太，也捎帶了王忠一下，不過生意是張太的，沒有他的股本，他也只是穿黑衣保黑主，跟着張太得罪了許多人，自己也沒落下個什麼，因此大家只叫他反省了一下，沒有動他的產業，還叫他當合作社掌櫃。大家雖是這樣決定了，三喜的思想上一時轉不過彎來，總不想跟這『趙文華』共事。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，又要向王忠領教，又怕受王忠的捉弄，因此不敢領這個盤。

大家選起他來以後，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難，支部說：『羣衆既要你當，你就該

克服困難，起模範作用。」他說：「我幹不了。」支部說：「你看誰比你強些？」他想想，沒有。他說：「恐怕跟王忠合不來。」支部說：「你看換上誰合適就可以聘請誰。當經理有這個權。」他想想，也沒有——村裏識字的太少，沒有担任別的工作的，還只有一個王忠。說了半天，還得自己跟王忠幹。

三喜一上了任，王忠果然跟他吊蛋。在王忠的思想上也轉不過彎來：第一、他雖作過了反省，可是只作了個樣子，沒有想到張太得利他惹人是件不合算的事——沒有想到他是給張太當了半輩子狗，只是覺着張太是他的老主人，張太倒了他再幹下去對不住張太，可是又怕羣衆說他仍然跟張太是一夥，又不敢不幹。幹着却實在是一肚子不滿。第二、他覺着他自己要比三喜強一萬倍，如今叫三喜當經理他當掌櫃，實在有點不服勁，總想看三喜的笑話。三喜上任這一天，叫把他以前那一段結算結算，交代一下。這在他本來是極容易的事，可是他偏不按平常結算的辦法來結算，事事叫三喜出主意。三喜說點什麼貨，他就點什麼貨；三喜說算那宗賬，他就算那宗賬。三喜總算是聰明人，應想到的項目差不多也都想到了，結算得也還差不多，只是手續上不熟練，磨了好幾倍的洋工。

他覺着王忠這人果然不好對付，跟支部說了幾回，支部叫他慢慢說服教育。可是天呀！王忠那能把他的話放在心裏呢？他爲這個着實發了幾天愁，後來想着只有把合作社這一套弄熟了，才能叫王忠老實一點，從此便事事留心，有個把月工夫，

却也摸着了好多，只可惜自己識字太少，賬本上還得完全靠王忠。

要學賬，就得跟王忠學。他想要跟王忠說這話，王忠越發要拿一拿架子，因此他決定不在王忠面前丟這人，等王忠不在的時候，自己翻開賬本偷偷的學。王忠晚上在家裏睡，每天晚上過了賬點了錢，就把門一鎖回去了。他覺着這是個好機會，就跟王忠說合作社晚上不可沒人，自己要到裏邊看門，王忠就把鑰匙交了他。他當王忠每天晚上回去之後，就闖起門來翻開賬本研究，因為白天留過心，晚上還能慢慢看出點道理來。比方說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鹽，晚上找着一百二十五斤這個碼，就能慢慢找出那一個是『鹽』字來。起先只是認字和了解賬理，後來又慢慢學着寫——把賬本上的字寫到水牌上，寫滿了就擦，擦了又寫，常是半夜半夜不睡覺。

有一晚上，他正在水牌上練習一個『醬』字，寫了半水牌『醬』，有人在外邊打門，開開門跑進個女人來，是他老婆。他問『你半夜三更來做什麼？』老婆說：『來找你！你怎麼白天白天不去，晚上晚上不去？家裏就沒有事了嗎？』他說：『有什麼事？家裏少你的什麼？』老婆說：『什麼也不少！就是少你！』他說：『不要鬧？快回去吧！我還有事啦！』老婆是個年輕娃娃，不聽他的，只是跟他嚷：『不！今天晚上你不同去我就不走！』說着就去奪他手裏的筆。他把筆舉得高高的笑着說：『我是願不上同去，你不走不會也住下？』他本來是說玩話，老婆可不

零氣的跟他說：『你說我不敢？住下就住下，裏邊又沒別人？』說着就躺到他床上，賭氣說：『不走了！』他沒法，只好關住門；可是『舊』字還沒學好，又坐上寫起來，直寫到和王忠寫得差不多才睡。

半年工夫，賬本上用的那幾個字他學了個差不多。心裏有了底，說話就硬一點，對王忠遷就得就少一點。王忠有點不高興，就裝起病來，一連三天沒到合作社。到了第四天，他去看王忠，明知道病是裝的，却也安慰了一番，說：『你慢慢養着吧，不要着急，合作社的事情我暫且招呼幾天！』王忠見他不發急，也莫明其妙，心想『我且裝上半個月，看你怎麼辦？』可是真正裝了半月，也不見三喜發急，自己反而沉不住氣，搖搖擺擺到合作社去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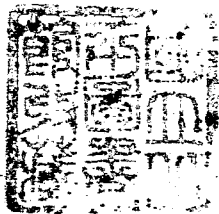
王忠一進合作社，三喜裝得很正經的說：『好些了嗎？這幾天忙得也沒顧上去看你！』他也客氣了幾句就坐下了。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這半月來在賬上關了些什麼笑話，順手翻開了流水賬，三喜還說：『你歇歇吧，不要着急！才好了些，防備勞着了！』他一看這本賬先吃了一驚。他看見這賬上不止沒有多少錯字，連那些糧食換貨物，現錢和除欠……一切很複雜的賬理，一項也沒有弄錯；又翻了翻另外幾本，也都一樣，要說跟自己有差別的話，只是字寫得沒有工夫些。這一下他覺着以後再不敢講價錢了，再要吊蛋就得滾蛋，滾出去便再沒有個幹的了（這合作社的經理是義務職，掌櫃却是薪水制）。他躊躇了半天，才搭訕着說：『我這一病就累

了你半月，心裏急得很，只是病到身上由不得人。這會才算好了，我明天搬來吧！」三喜仍然很正經的跟他說：『你看吧！不敢勉強，身體要緊！』

自此以後，王忠果然老實了：三喜吩咐他幹啥，也跟從前張太吩咐下來一樣，沒有什麼價錢可講；每到一個月頭上，不等三喜說話就先把應結算的算出來……三喜見他轉變了，對他反而又客氣好多，他也覺着比在張太手下還痛快。

三喜把改造王忠這事報告支部，恰是支部搞立功運動的時候，就給他記了一大功。

一九四七，六，二七。



福 貴

著 者 趙 樹 理

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出版
〇〇〇一—八〇〇〇

7-25
7-06

